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DOI: 10.65961/crcl-2026-0003

現代漢語“一量名”的定指解讀

賀 榮

清華大學

提要

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漢語“一量名”短語不能表示定指，而“數（> 1）量名”短語可以獲得定指解讀。本文主張，“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性質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DP 最小化”原則（Patel-Grosz & Grosz 2017）要求：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

關鍵詞

“一量名”，“數量名”，光桿名詞，定指，DP 最小化

© 2026 賀榮。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漢語的“一量”具有不定冠詞的性質（呂叔湘 1990；龍果夫 1958；劉丹青 2002；唐翠菊 2002；Chen 2003 等），“一量名”短語不能表示定指（Jiang et al. 1997；王紅旗 2001；沈園 2005；陸燦 2009；熊嶺 2016 等）。類似的觀點亦見於其他量詞型語言。例如，文獻指出越南語中的“一量名”短語 *một*-CL-NP 不能作定指解讀，其中 *một* 可視為不定冠詞（Nguyen 2004；Phan & Lam 2021；Phan & Chierchia 2022 等）。

與“一量名”不同，許多學者都認為漢語的“數量名”（不含“一量名”）具有定指用法（陳平 1987, 2016；樊長榮 2007, 2014；陳黎 2012；熊嶺 2013, 2016；王紅旗 2014, 2021；吳義誠 2018 等）。[1] 越南語中的“一量名”與“數（> 1）量名”亦呈現出相同的定指對立（Phan & Lam 2021; Phan & Chierchia 2022）。

然而，部分學者已觀察到，在某些語境中，漢語的“一量名”亦可用於回指（白鴿 2014；王羽熙、儲澤祥 2017；冉晨 2024 等）。冉晨（2024）將“數量名”回指語區分為三種類型：普通回指、內涵凸顯型回指與數量凸顯型回指，其中後兩類合稱為“語用型回指”。[2] 她發現，“一量名”雖然難以用於普通回指，但可出現在語用型回指之中。例如：[3]

(1) a. 普通回指：鍾榮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在澳大利亞出生，兩個兒子 /* 一個女兒目前經營著鍾榮創辦的蔬菜批發公司，沒有種過一天地……[4]
b. 內涵凸顯型回指：蒙美元（和他的搭檔）至今已經參加過大小 30 多場文藝演出，……給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一 / 兩個 27 歲的小夥子終於唱出了點名堂。
c. 數量凸顯型回指：黃大年是個大力士，外號“黃大牛”，一個人可以抵兩個人。
（冉晨 2024: 60）

---

1 形式學派的現有研究普遍否認漢語“數量名”短語具有定指用法（Cheng & Sybesma 1999；Jiang 2012 等）。這一觀點甚至在當前的跨語言研究中逐漸成為一種“共識”（如 Phan & Chierchia 2022）。本文將在後文藉由實際例句對這一結論提出反駁。

2 根據冉晨（2024: 60），例（1a）中“兩個兒子”單純用於指稱前文已出現的實體，故稱“普通回指”；例（1b）中的“一 / 兩個 27 歲的小夥子”不僅指稱前文已出現的對象，還附加了該對象的內涵信息——“27 歲”，故稱“內涵凸顯型回指”；例（1c）中的“一個人”回指前文提及的對象，同時還強調“一個人”與“兩個人”的數量對比，故稱“數量凸顯型回指”。本文沿用其術語。

3 本文所用例句主要取自既有文獻，以及 BCC 與 CCL 語料庫；未特別標明出處者，則為作者自擬。

4 例句中統一採用“下划波浪線”標示先行語，“下划直線”標示預期或實際的定指成分。

基於上述觀點與語言事實，本文將探討以下兩方面問題：

①“一量名”與“數（> 1）量名”究竟具有何種定指表現？

②“一量名”與“數（> 1）量名”為何在定指表現上存在顯著差異？是否如前人所言，“一量名”本質上具有不定性？

本文的核心主張是：漢語“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性質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並非不定冠詞。“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之間的競爭。具體而言，“DP 最小化”原則（*Minimize DP!*, Patel-Grosz & Grosz 2017）要求：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而表定指的“數（> 1）量名”在語法系統中與光桿名詞並不構成競爭，因此不受此限制。

本文其餘部分安排如下：第二節界定定指的語義，並探討“一量名”與“數（> 1）量名”的定指表現；第三節提出基於競爭機制的分析方案，對“一量名”的定指限制作出系統性解釋；第四節對比既有文獻方案，凸顯本文分析的優勢；第五節為結語。

2. “一量名”與“數（> 1）量名”的定指表現

本節探討“一量名”與“數（> 1）量名”短語的定指表現。在此之前，我們先對定指的語義進行界定。

2.1. 何為定指？

跨語言來看，不少語言具有顯性的形態句法手段來編碼定指。本小節藉助英語中由定冠詞 *the* 組成的名詞短語所表達的語義，探討定指的本質，進而反觀沒有定冠詞的漢語是否能通過“數量名”短語實現定指。具體而言，我們採納 Frege（1892）與 Strawson（1950）的經典觀點，認為定指的本質在於唯一性預設（uniqueness presupposition），這也正是文獻中對英語定冠詞 *the* 的常見分析（如 Heim & Kratzer 1998）。

漢語學界普遍使用“可辨識性”（identifiability）來刻畫定指（見陳平 1987 以來的討論）：“發話人使用某個名詞性成分時，如果預料受話人能夠將所指對象與語境中某個特定的事物等同起來，能夠把它與同一語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類實體區分開來，我們稱該名詞性成分為定指成分”（陳平 1987: 82）。然而，我們認為，可辨識性既非定指的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因此不能準確刻畫定指的語義。

首先，可辨識性並非定指的充分條件。例（2）是文獻中常用來區分定指形式與指示短語或各類不定指形式的測試（Löbner 1985；Dayal 2004 等）。其中，*the* 具有唯

一性預設，要求當前場景中僅存在一個滿足“學生”性質的個體，這與例（2a）句意衝突，因此該句不可接受。而指示短語具有反唯一性（參見 Dayal & Jiang 2023；Ahn 2025 等），如例（2b）所示，*that student* 通常表示滿足“學生”性質的個體不止一個，因而並非真正的定指形式。

(2) a. #The student is male, and the student is female.
b. That student is male, and that student is female.

指示短語能指稱可辨識的對象，卻並非真正的定指形式，由此說明可辨識性並非定指的充分條件。此外，我們進一步指出，可辨識性亦非定指的必要條件。Donnellan（1966）區分了定指形式的指稱性（referential）與歸屬性（attributive）兩種用法。例如：

(3) The murderer is insane!

設想一種情境：*Jack* 被指控為這宗命案的兇手。我們可以使用例（3）來對他的所作所為進行評價。若有人追問 *the murderer* 是誰，我們可以回答“Jack”。在這種情境下，*the murderer* 的指稱是可辨識的，此時為定指的指稱性用法。

然而，再設想另一種情境：我們發現 *Smith* 慘遭謀殺，死相悽慘。出於憤怒，我們可能會說出例（3）。但在此情境下，我們並不知道兇手是誰，因此 *the murderer* 並不指稱可辨識的對象，此時為定指的歸屬性用法。

第二種解讀表明，可辨識性並非定指的必要條件。實際上，例（3）在兩種解讀下均預設兇手唯一，這說明唯一性才是定指的本質。

Schwarz（2009）區分了弱定指（weak definite）與強定指（strong definite）兩種類型的定指形式；前者又稱唯一性定指，後者又稱回指性定指。兩者皆具有唯一性，只是前者體現的是語義上的唯一，而後者體現的是語用上的唯一（參見 Abbott 2010: 9.2.1 節；另見 Lewis 2022 對 worldly uniqueness 與 discourse uniqueness 的區分）。在一些語言中（如德語、芳堤語、豪薩語、拉科塔語等；參見 Schwarz 2013 的跨語言調查），這兩種類型的定指分別由不同的語法形式來標示。[5]

[5] 關於漢語弱定指與強定指的相關討論，可參見 Jenks（2018）、Bremmers et al.（2021）、Simpson 和 Wu（2022）、Dayal 和 Jiang（2023）以及 Saha et al.（2024）等。

2.2. 定指測試

接下來，我們通過一系列測試探討“一量名”與“數（> 1）量名”是否能用於唯一性定指與回指性定指。其中，唯一性定指涉及不同類型語境中的唯一性（以及其複數對應——最大化（maximality）），主要包括更廣泛語境（wider context）與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

首先，我們在更廣泛語境中考察“一量名”與“數（> 1）量名”是否能指代唯一的個體，或複數個體所構成的最大集合。根據百科知識，2022 至 2024 年間僅有一位美國總統（即拜登），2018 至 2024 年間僅有兩位美國總統（即特朗普和拜登）。如例（4）所示，此時“一量名”難以獲得唯一性解讀，而“數（> 1）量名”則可以。這一結果與前人文獻中“一量名”帶有強不定性的分析相符。

(4) a. *2022 至 2024 年間，一位美國總統制定並頒布了《移民法》。
b. 2018 至 2024 年間，兩位美國總統制定並頒布了《移民法》。

然而，“一量名”中的名詞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是專有名詞，如例（5）所示。這表明在更廣泛語境下，“一量名”亦可能指稱唯一個體，實現定指解讀。

(5) a. 通訊說：“一個蔡永祥犧牲了，將會出現千萬個蔡永祥式的英雄。”（《人民日報》1967 年）
b. 因為一個穆特魯，中國選手總是難以在重大比賽上獲得金牌。（王羽熙、儲澤祥 2017: 125）

在橋接語境中，我們同樣觀察到“一量名”難以獲得唯一性解讀。橋接語境可區分為“部分—整體”橋接與“生產者—產品”橋接兩類（Schwarz 2009）。例（6）呈現“部分—整體”橋接，臥室屬於房子的一部分。其中，（6a）不能解讀為“唯一一間臥室”；相對地，（6b）中的“兩間臥室”則能自然獲得唯一性解讀，即張三所購房子內唯二的兩間臥室。

(6) 張三買了一套房子，
a. * 一間臥室非常大。
b. 兩間臥室非常大。

在“生產者—產品”橋接語境中，“一量名”與“數量名”亦呈現相同對立。例如，例（7）中“作者”與“書”構成“生產者—產品”關係。其中，（7a）不能解讀為“唯一一位作者”；相反，（7b）則可獲得唯一性解讀，即這本書的唯二兩位作者。

(7) 張三買了一本書，
a. * 一位作者是法國人。
b. 兩位作者是法國人。

然而，前人文獻也有觀察指出，“一量名”可以在橋接語境中用於表定指（白鴿 2014；王羽熙、儲澤祥 2017 等），見例（8）。[6] 這表明，在橋接語境下，“一量名”在某些情況中可能獲得定指解讀。

(8) a. 剛才我一進門，咱家小狗就跑過來圍著我轉，一條小尾巴還一個勁兒地搖來搖去。（白鴿 2014: 63）
b. 她摘下了帽子，露出一頭又黑又亮的長髮。（王羽熙、儲澤祥 2017: 125）

現在讓我們轉向回指語境，考察“一量名”與“數（> 1）量名”是否能用於回指性定指。正如冉晨（2024）的觀察所示，“一量名”難以用於普通回指（9a），但可用於語用型回指（10）；而“數（> 1）量名”在回指類型上則不受限制（另見上文例（1））。

(9) a. 媽媽去年給張三買了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現在還很新。
b. 媽媽去年給張三買了兩件衣服。兩件衣服現在還很新。
(10) a. 薩皮爾指出，俄羅斯急需重建國內市場和相關體制，一個 1.48 億人口的國家不能靠進口過日子。（《人民日報》1998 年）
b. 周莊每年拿出門票收入的 1/3 用於古鎮的維修和保護是對這番話的最好詮釋。17 年時間，一個 0.4 平方公里的小鎮鍛造出“中国第一水鄉”的品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 年）

我們將本小節的測試結果總結於表 1。表 1 中，“+”表示該短語可較為自由地獲得該解讀，“±”則表示該解讀受限，需依賴於具體語境。整體而言，“一量名”與“數（> 1）量名”均能實現唯一性定指與回指性定指，但“一量名”的定指表現顯然更受限制。我們將在下一節說明，這些限制源於“一量名”與光桿名詞之間的競爭。

---

6 這些文獻將其稱之為“可推知性（inferred）”定指（定義參看陳平 1987；唐翠菊 2002；沈園 2005 等）。

表 1　“一量名”與“數（> 1）量名”的定指表現

	“一量名”	“數（> 1）量名”
唯一性 / 最大化	±	+
回指性	±	+

3. “一量名”的定指限制

基於上文所展示的語言事實，我們認為，一個針對“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理想分析，至少需要解釋以下三個問題：（i）“一量名”與“數（> 1）量名”是如何獲得定指解讀的；（ii）為何“一量名”在某些語境中定指受限，而在另一些語境中卻能成功實現定指解讀；（iii）為何“數（> 1）量名”不會出現“一量名”所面臨的定指限制。

3.1. “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

針對表 1 中“一量名”與“數（> 1）量名”在定指表現上的同與異，邏輯上至少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方案：（i）“一量名”本質上具有恆定的不定性，其在定指語境中的出現乃是受其他因素影響；（ii）“一量名”與“數（> 1）量名”在語義屬性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之所以在部分語境中定指受限，乃是由外在因素所致。

本文支持第二種取向，並主張該外在因素為“一量名”與光桿名詞之間的競爭。漢語光桿名詞具有定指解讀是學界共識（Chao 1968；朱德熙 1982；陳平 1987；Chierchia 1998；Cheng & Sybesma 1999 等）。我們發現，在 2.2 節所討論的所有例子中，凡“一量名”用於定指而不可接受的句子，只要將“一量名”替換為對應的光桿名詞，便能變得完全自然，如例（11）所示。

(11) a. 更廣泛語境：2022 至 2024 年間，（* 一位）美國總統制定並頒布了《移民法》。
b. “部分—整體”橋接語境：張三買了一套房子，（* 一間）臥室非常大。
c. “生產者—產品”橋接語境：張三買了一本書，（* 一位）作者是法國人。
d. 普通回指：媽媽去年給張三買了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現在還很新。

接下來，我們具體說明“一量名”與光桿名詞之間的競爭機制。

首先，我們採納形式學派中廣為接受的觀點，認為漢語光桿名詞的定指解讀是通過一個隱性的 *iota* 算子“*ι*”（語義上相當於 *the*）來實現的（Chierchia 1998；Yang

2001；Dayal 2004, 2011 等）。進一步地，我們將這一算子推廣至漢語“數量名”短語，認為其定指解讀同樣可藉由 *iota* 算子獲得。[7]

以“學生”為例，我們將其語義內涵處理為（12a），即由所有具備“學生”性質的成員所構成的集合。*ι* 算子負責從該集合中挑選出唯一或最大個體，如（12b）所示。當“學生”的內涵僅包含一個原子個體時，*ι* 返回該唯一個體；若其內涵中包含多個原子個體，*ι* 則選取最大複數個體。

(12) a. ⟦ 學生 ⟧=λx. 學生 (x) <e, t>
b. ι(⟦ 學生 ⟧)=ιx[學生 (x)] <e>

我們采納 Ionin 和 Matushansky（2006）的分析，將漢語的數詞處理為謂詞修飾語（predicate modifier），如（13a）所示。[8]“一个學生”據此可表示一個由具備“學生”性質的成員所構成的單元素集（singleton set），見（13b）。[9] 由於此時集合中僅包含一個原子個體，*ι* 返回該唯一個體，如（13c）所示。

(13) a. ⟦ 一 ⟧=$\lambda P.\lambda x.P(x) \wedge \underline{1}(x)$ <<e, t>, <e, t>>
b. ⟦ 一个學生 ⟧=λx. 學生 (x) $\wedge$ $\underline{1}(x)$ <e, t>
c. ι(⟦ 一个學生 ⟧)=ιx[學生 (x) $\wedge$ $\underline{1}(x)$] <e>

從（12b）和（13c）的對比可以直觀看出，用於定指時，“一量名”相較於光桿名詞僅多出一條信息，即指稱對象的數量為一。然而，只有在名詞的內涵僅包含一個原子個體時，“一量名”與光桿名詞才會同時在語法系統中被調用，並作為候選表達而形成競爭。由於 *ι* 的語義規定其在此情境下必然無條件地返回該唯一個體，因此，即便光桿名詞未顯性編碼“指稱對象數量為一”，這一信息仍隱含於光桿名詞之內。換言之，“一量名”中的“一量”在此類情境下實際上是冗餘的。

---

7 除定指解讀之外，光桿名詞與“數量名”亦可獲得類指、不定指等其他解讀。這些解讀可通過不同的類型轉換（type-shifting）算子實現：其中，類指解讀可由∩算子導出，不定指解讀則可由∃算子導出。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展開，相關討論可參見 Chierchia（1998）、Dayal（2004）等。

8 本文採納 Ionin 和 Matushansky（2006）對數詞的分析，並借鑒 Dayal（2014）的做法，將數詞直接表示為 $\underline{n}$（如 $\underline{1}$, $\underline{2}$），下劃線作為以下內容的簡寫：
(i) a. $[\![n]\!]=\lambda P \in D_{\langle e,t\rangle} . \lambda x \in D_e. \exists S \in D_{\langle e,t\rangle} [\Pi(S)(x) \wedge |S|=n \wedge \forall s \in S P(s)]$
b. ⟦ 一 ⟧=$\lambda P \in D_{\langle e,t\rangle} . \lambda x \in D_e. \exists S \in D_{\langle e,t\rangle} [\Pi(S)(x) \wedge |S|=1 \wedge \forall s \in S P(s)]$

9 本文不探討“數量名”短語的內部語義組合及量詞的語義功能。關於相關問題的詳細分析，可參見 Trinh（2011）和 Jiang（2017）。

這種冗餘性可以藉由 Patel-Grosz 和 Grosz（2017）提出的“DP 最小化”原則加以解釋（另見 Chomsky 1981: 65；Cardinaletti & Starke 1999: 198；Schlenker 2005: 391；Katzir 2011 等）。該原則如（14）所示：

(14) DP 最小化：
如果一個擴展名詞短語投射 α 包含冗餘結構，則 α 是異常的（deviant）。所謂 α 包含冗餘結構，是指：
a. 存在一個擴展名詞短語投射 β，它所包含的句法節點比 α 少，且
b. β 是合法的，並且與 α 指稱相同的對象，且
c. 使用 α 而非 β 並不具有其他目的。
(Patel-Grosz & Grosz 2017: 279–280)

我們認為，這一原則體現了語法系統在生成 DP 結構時必須遵循經濟性要求。語法對結構經濟性的要求早已在文獻中得到廣泛而獨立的討論。例如，Chomsky（1981: 65）提出“避免代詞”原則（Avoid Pronoun）：在同一句法環境中，若可使用空代詞 PRO，則應避免使用顯性代詞。Cardinaletti 和 Starke（1999: 198）在探討不同類型代詞的分布不對稱時，進一步提出“結構最小化”原則（Minimise Structure），即當較小的句法結構已足以表達時，語法將強制選擇該結構；只有在其他獨立因素介入並將其排除時，才會調用更大的結構。此外，Katzir（2011）也以“結構經濟性”解釋語法結構中的“形態—語義不匹配”（morphosemantic mismatch）現象。

具體到“一量名”與光桿名詞在語法系統中的競爭，我們將該原則精細化如下：

(15) 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

這一原則直接解釋了例（11）中“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對立：僅當名詞的內涵包含單一原子個體時，“一量名”與光桿名詞才會在語法系統中同時被調用，並作為候選表達而構成競爭。在此情境下，“一量”所承載的信息是冗餘的。因此，基於語法系統的經濟性要求，結構更複雜的“一量名”將被排除，而光桿名詞則成為實現定指的自然選擇。

同時，該原則還預測：若“一量名”承擔額外的使用目的，則不會被光桿名詞所阻隔。下文將展示，這一預測是正確的。

3.2. 競爭失效

上文已說明，“一量名”之所以在語法系統中被光桿名詞阻隔，是因為其中“一量”所承載的信息是冗余的。基於此，直觀上，若要使“一量名”成功獲得定指解讀，就必須使“一量”承擔某種額外的使用目的或引發特定的語義效果。

首先，我們來看一類案例，通過使數詞“一”產生額外語義貢獻，從而使“一量名”成功獲取定指解讀。這涉及上文提到的兩種情況：其一是“一量名”中的名詞為專有名詞（16a）；其二是數量凸顯型回指（16b）。

(16) a. 通訊說：“一個蔡永祥犧牲了，將會出現千萬個蔡永祥式的英雄。”（《人民日報》1967 年）
b. 黃大年是個大力士，外號“黃大牛”，一個人可以抵兩個人。（冉晨 2024: 60）

在這些語境中，數詞“一”通常帶有重讀，承擔焦點功能。焦點會激活其他數量作為選項（Rooth 1992），如（17）所示，從而賦予“一量名”額外的語義效果，這是光桿名詞所無法提供的。具體而言，例（16a）中“一”與後文的“千萬”形成對比焦點；例（16b）中“一個人”與“兩個人”構成對比焦點。在這些場景下，“一”的重讀標示焦點，使“一量名”具有語用上的獨特功能。[10]

(17) $[\![\text{一}]\!]_{alt}=\{[\lambda P.\lambda x.P(x) \wedge \underline{n}\,(x)]:n \in \mathrm{N}\}$

接下來，我們考察如何通過使量詞產生額外語義貢獻，從而使“一量名”成功獲得定指解讀。下面我們分別從集合量詞、量詞重疊及量詞修飾三方面加以說明。

冉晨（2024: 61）提出，當量詞為集合量詞時，“一量名”用於普通回指的接受度會顯著提高，見例（18）。我們認為這一結論值得商榷。如例（19）所示，當“一量名”

[10]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我們，數量凸顯型“一量名”中的“一”常帶重讀，而學界通常所謂不定冠詞化的“一量”中的“一”為輕讀，二者在語音表現上有所差異，或許應當加以區分討論。我們認為，不宜僅依據是否重讀，便將“一量名”劃分為兩類具有不同句法語義屬性的形式。換言之，我們主張“一量名”在語義上是統一的，而“重讀”本身標示焦點，能夠激活選項，進而引入額外的語義效果。這是一種跨語言普遍存在的獨立機制（Rooth 1992）。例如，漢語疑問代詞在疑問與任指用法中通常必須重讀，而在虛指用法中則不可重讀（Chao 1968: 661–662；朱德熙 1982: 93–94 等）。然而，這並不妨礙許多學者認為漢語疑問代詞在語義上是統一的（Tsai 1999；Chierchia & Liao 2015 等），而“重讀”僅是在其基本義之上引入額外的語義效果（如劉明明 2023）。基於此，我們建議將兩類“一量名”統一處理。

由集合量詞“些”或“批”構成時，其在普通回指語境中的接受度依然很低；相對而言，對應的光桿名詞卻可以自然地承擔回指功能。[11]

(18) 跪了大概有一分鐘吧，過來一家送殯的，鬧喪鼓子乒乒乓乓的打得很響。音樂忽然停止。一群人都立在他身旁，等著檢查。（冉晨 2024: 61）
(19) a. 媽媽今天買了三個蘋果。（* 一些）蘋果都被我吃光了。
b. 政府的優惠政策吸引了寶潔、聯合利華等眾多企業入駐。同時（* 一批）企業幫助當地解決了就業問題。

初步觀察表明，“一量$_{集合}$名”的回指表現呈現出指人與否的不對稱。具體而言，只有指人的“一量$_{集合}$名”在某些情境下可以用於普通回指（18），而非指人的不行（19）。我們注意到，指人的光桿名詞有時難以直接用於回指複數個體，此時往往需要加上“們”，見例（20）。這暗示，在這種情境下，光桿名詞已被“名詞 + 們”形式所阻隔，因此“一量$_{集合}$名”並不存在與之的競爭關係，因而可以自然用於回指。相反，非指人的“一量$_{集合}$名”則與光桿名詞構成競爭（因不存在“們”對光桿名詞的阻隔），故會被排除。

(20) a. 跪了大概有一分鐘吧，過來一家送殯的，鬧喪鼓子乒乒乓乓的打得很響。音樂忽然停止。人 *（們）都立在他身旁，等著檢查。
b. 教室裡坐著三個女生。女生 *（們）在寫作業。
c. 教室裡坐著三個女生。突然，一個老師走進教室，叫女生 *（們）跟他出去。

匿名評審專家提醒我們，指人的光桿名詞有時也可以直接回指複數個體，而無需加“們”。評審專家提供的例（21a）即為一例。有趣的是，我們發現，在光桿名詞自然使用的例（21a）中，似乎無法找到對應的“一量$_{集合}$名”來自然替換該光桿名詞，如（21b）所示。這暗示，指人的“一量$_{集合}$名”能否用於回指，可能確與其對應的光桿名詞是否自然可用存在關聯。“一量$_{集合}$名”的回指表現有待未來研究作更為系統的考察。

---

[11] 匿名評審專家指出，（19b）中更常用“這些企業”而非光桿名詞“企業”來進行回指；在下文（20b–c）中，則更常用“她們”而非“女生們”作為回指形式。我們認同評審專家對這些例句中不同回指形式偏好的觀察。不過，雖然這些指稱形式在語境中或許呈現偏好，但無疑皆屬合法的回指形式。本文聚焦於“數量名”短語與其對應的光桿名詞之間的關係，暫不涉及指示短語與人稱代詞。至於這些指稱形式在回指時是否存在系統性的偏好差異，以及其可能的成因，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留待未來進一步研究。有關漢語光桿名詞與指示短語在回指中的偏好差異，可參見 Jenks（2018）、Bremmers et al.（2021）、Simpson 和 Wu（2022）、Dayal 和 Jiang（2023）以及 Saha et al.（2024）等研究。

(21) a. 老張有兩個兒子，兒子長大後都出國了，他現在只能住養老院。
b. 老張有兩個兒子，（* 一群 /* 一對 /* 一雙）兒子長大後都出國了，他現在只能住養老院。

除了集合量詞之外，我們還觀察到，量詞重疊式“一量名”也能用於回指。如例（22）所示，“一個個駱駝”回指前文的“幾頭蒼黃色的駱駝”，“一張張名片”回指“6萬張名片”。量詞重疊會賦予“一量名”新的語義功能，例如表達“周遍”義、“很多”義或“逐一”義等（宋玉柱 1981；郭繼懋 1999；李文浩 2010 等）。正因為這些額外的語義貢獻，“一量”此時不再冗餘，因而能夠用於回指。

(22) a. 這時，我的眼前仿佛看到，在那凄風苦雨的年月，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人，趕着幾頭蒼黃色的駱駝，慢慢地爬行在這條崎嶇不平的山路上。一個個駱駝的脖頸上，掛着鐵鈴當，發出一聲聲凄涼的音響。（《人民日報》1964 年）
b. 6 年算起來，全中心印了 6 萬張名片，成本 4000 元，比起到報刊、電視台等地作廣告省錢多了。一張張名片擴大了企業的知名度，良好的服務更贏得了用戶的信賴。（《人民日報》1989 年）

此外，我們還發現，當量詞前帶有“大”、“整”等修飾語時，“一量名”同樣可以獲得定指解讀。如例（23）所示，“一大串鑰匙”回指前文的“鑰匙”，“一整幢房子”指稱語境中唯一的房子，即前文提及“我”所租住的屋子所在的那幢房子。我們認為，例（23）中“大”和“整”具有強調主觀大量的效果。修飾語的加入賦予“一量名”額外的語義與語用功能，使“一量”不再冗餘，從而能夠表達定指。

(23) a. 他在走廊裡走著，鑰匙在嘩嘩喇喇的響著。一大串鑰匙，掛在他的彎著的肘彎上。（《人民日報》1949 年）
b. 最初在特拉華大學，我看廣告租了屋，搬進去後發現住進了“聯合國”。一整幢房子裡，除了俄羅斯和韓國女孩住隔壁外，樓下還住着一個南斯拉夫男孩。（《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 年）

最後，我們注意到，當“一量”凸顯名詞修飾語或名詞自身的內涵時，“一量名”也能夠獲得定指解讀。[12] 這涉及上文所提到的兩類情境：其一是橋接語境中的唯一性

[12]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凸顯功能並非“一量”所特有，而是數量短語的一般特徵。已有大量文獻指出，數量短語能凸顯名詞的修飾語或名詞自身的內涵，因而相較於光桿名詞往往展現更強的話題性（Sun 1988；Li 2000；張伯江、李珍明 2002；付義琴、趙家棟 2012；王紅旗、程妍超

定指（24a），其二是內涵凸顯型回指（24b）。具體而言，例（24a）中“一條”凸顯“小”這一內涵信息，傳遞出說話人對小狗的親暱；例（24b）中“一个”凸顯“0.4平方公里”這一內涵信息，進一步營造出“這麼小的地方卻成就如此大的事業”的語用效果。

(24) a. 剛才我一進門，咱家小狗就跑過來圍着我轉，一條小尾巴還一個勁兒地搖來搖去。（白鴿 2014: 63）
b. 周莊每年拿出門票收入的 1/3 用於古鎮的維修和保護是對這番話的最好詮釋。17 年時間，一個 0.4 平方公里的小鎮鍛造出“中國第一水鄉”的品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 年）

將這些“一量定名”形式中的修飾語或“一量”單獨去掉後，對應的“一量名”或“定名”結構顯得不自然，而光桿名詞形式依然可以回指，如例（25）和（26）所示。

(25) a. 剛才我一進門，咱家小狗就跑過來圍着我轉，（* 一條）尾巴還一個勁兒地搖來搖去。
b. 剛才我一進門，咱家小狗就跑過來圍着我轉，（?? 小）尾巴還一個勁兒地搖來搖去。
(26) a. 周莊每年拿出門票收入的 1/3 用於古鎮的維修和保護是對這番話的最好詮釋。17 年時間，（* 一個）小鎮鍛造出“中國第一水鄉”的品牌。
b. 周莊每年拿出門票收入的 1/3 用於古鎮的維修和保護是對這番話的最好詮釋。17 年時間，（??0.4 平方公里的）小鎮鍛造出“中國第一水鄉”的品牌。

在“一量定名”結構中，“一量”具有凸顯內涵信息的功能，因此並非冗餘。[13] 這種凸顯功能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說明：其一，如（25b）和（26b）所示，刪去“一

2025 等）。例如，Li（2000）的語料統計顯示：在 137 個含有數量短語的有指名詞結構中，有 117 個帶有修飾語；而在 63 個不含數量短語的有指名詞結構中，僅有 5 個帶有修飾語。Li 認為，數量短語具有“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功能，被前景化的名詞短語更容易成為信息焦點，因而更傾向於被修飾。當然，數量短語凸顯名詞修飾語或名詞內涵的具體機制與成因，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無論採取何種分析方案，均不影響本文所欲解決的核心議題。相關討論可參見前述文獻。

[13]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我們，根據我們的分析，“一量定名”形式的競爭對象應是不含“一量”的“定名”結構，而非光桿名詞。如上文所示，在“一量定名”、“定名”及光桿名詞三種形式中，“定名”本身用於定指往往不自然。這一現象反而暗示，在競爭過程中，“定名”會敗於“一量定名”，進而說明“一量”在此結構中具有某種不可或缺的功能。關於數量短語在某些語境中的不可省略性，可參見陸儉明（1988）、沈家煊（1995）等相關討論。

量”的“定名”結構顯得不自然；其二，如例（27）所示，當被凸顯的不是修飾語，而是名詞自身的內涵時，“一量”同樣不可省略。

(27) a. 我二十歲剛出點頭，男人就死了。*（一個）寡婦拉扯兩個孩子，吃穿都困難，孩子念書也供不起，那種苦日子折磨死人。（《人民日報》1958 年）
b. 來人覺得很奇怪，只好又跑出去再找，到他們家去問，他們只平淡地說：“李子俊在家也好說。*（一個）娘們，拖兒帶女，哭哭啼啼的，叫咱們怎好意思？又都顯天天見面的。唉。紅契，還是讓農會自己去拿吧。”（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具體而言，例（27a）中“寡婦”指說話人自己，用以凸顯喪夫後生活的艱難處境；例（27b）中“娘們”指稱李子俊的妻子，詞彙本身帶有主觀評價色彩。在這些語境下，“一個”均不可省略。由此可見，“一量”在此並非冗餘，而是承擔了超出數量義之外的功能，因而“一量名”形式能夠用於回指。

3.3. “數（>1）量名”為何不被光桿名詞阻隔

上文對“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機制作了詳細闡述。一個亟需回應的問題是：為何“數（>1）量名”不會被光桿名詞所阻隔？

仍以“學生”為例，“學生”與“兩個學生”在定指解讀下的語義如（28）所示。

(28) a. ι([[學生]])=ιx[學生 (x)]
b. ι([[两个學生]])=ιx[學生 (x) $\wedge$ $\underline{2}$(x)]

用於定指時，光桿名詞（28a）指稱的是“學生”內涵中的最大複數個體，但該複數個體向下切分後所包含的原子個體數量是未知的。相對地，“數（>1）量名”（28b）不僅指稱最大複數個體，還在語義上明示了該複數個體所包含的原子個體數量。

換言之，僅當名詞的內涵包含多於一個原子個體時，“數（>1）量名”與光桿名詞才會在語法系統中同時被調用，構成潛在的競爭關係。然而，二者雖然都指稱複數個體，但光桿名詞並未具體標示原子個體的數量，而“數（>1）量名”則顯性編碼了這一信息。因此，其中的“數（>1）量”並非冗餘，因而不會被光桿名詞所阻隔。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已在 3.1 節中指出，“DP 最小化”原則體現的是語法系統在生成 DP 結構時所必須遵循的經濟性要求。該原則屬於語法層面的制約，而非語用層面的 Grice 式會話原則。換言之，“數量名”是否會被光桿名詞阻隔，是由語法所決定的，而非由語境調節。具體而言，光桿名詞在語法系統中並未具體標示其所包含的

原子個體數量，而需依賴語境來加以解讀。因此，光桿名詞在語法系統中永遠不會阻隔“數（> 1）量名”。

這意味著，“數（> 1）量名”與光桿名詞的潛在競爭展現出“無視語境”（contextual blindness）的特性。正因如此，即便如（29）所示，前句語境已明確告知衣服的數量為兩件，“兩件衣服”在後句仍能自然用於回指，因為在語法系統中它不會被光桿名詞阻隔。

(29) 媽媽去年給張三買了兩件衣服。（兩件）衣服現在還很新。

這種“無視語境”的現象在文獻中亦有獨立的討論。例如，在 Giorgio Magri 的一系列研究中，極差含義（scalar implicature）的生成被論證為具有“無視語境”的特徵，即不會考慮說話人的意圖、動機以及相關的語境信息（Magri 2009, 2011, 2016, 2017；另見 Pistoia-Reda 2017 等）。這一觀察進一步支持了極差含義是在語法系統內生成，而非源自 Grice 式會話原則的觀點（Fox 2007；Chierchia et al. 2012 等）。

Magri 指出，例（30）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為 *some* 觸發了 *not all* 這一極差含義，即其選項 *All Italians come from a warm country* 為假的推論。顯然，這一推論不可能成立，因為所有意大利人都來自同一個國家。

(30) #Some Italians come from a warm country. (Magri 2009: 246)

需要注意的是，計算這一極差含義的機制必須對“所有意大利人都來自同一國家”這一知識保持“無視”。否則，例（30）將與其選項句等價，從而無法推導出任何含義。此外，該計算機制還必須具有高度的穩定性（robustness）。否則，一旦極差含義被取消，例（30）便會變得自然可接受。這一研究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獨立的支持。

4. 本文方案與文獻中其他方案的比較

本節回顧文獻中兩種主要方案所面臨的事實與理論問題，進一步說明本文方案的優勢。

4.1. “同位短語前件省略”說

白鴿（2014: 66）認為，作為不定名詞短語，“一量名”表定指的現象可以理解為：“原本身為‘人稱代詞 / 專名 + 一量名’式同位短語後件的‘一量名’，在前件成分承前省略的情況下，被二次解讀為帶附加信息的回指成分，從而帶上了定指的意味，而實際上這種定指意味是來自承前省略的隱形人稱代詞 / 專名”。例如，例（31b）從

表層形式來看，似乎是“一個老太婆”獨立回指“莫元惠”，給人以定指的意味。然而，真正承擔定指功能的，實際上是與之同位的那個隱形的“她”，見例（31a）。

(31) a. 只不過這樣一來，就弄苦了莫元惠，害得她一個老太婆一年到頭兩頭跑。（羅學蓬《日本女俘與中國遠征軍連長》）
b. 只不過這樣一來，就弄苦了莫元惠，害得一個老太婆一年到頭兩頭跑。

這一分析既維繫了文獻中普遍認為“一量名”具有不定指語義屬性的傳統觀點，同時又為其定指用法的來源提供了說明。然而，我們認為這一分析至少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事實挑戰。

其一，某些情境下，“一量名”之前並不能補出相應的人稱代詞 / 專名。白鴿（2014）所舉的例子均屬於指人的“一量名”，因此較容易假設其前可能省略了人稱代詞 / 專名。但若換作非指人的“一量名”，該假設便難以成立。如例（32）所示，我們不清楚“一大串鑰匙”、“一整幢房子”等指物的“一量名”之前省略了何種成分。

(32) a. 他在走廊裡走著，鑰匙在嘩嘩喇喇的響著。一大串鑰匙，掛在他的彎著的肘彎上。（《人民日報》1949 年）
b. 最初在特拉華大學，我看廣告租了屋，搬進去後發現住進了“聯合國”。一整幢房子裡，除了俄羅斯和韓國女孩住隔壁外，樓下還住着一個南斯拉夫男孩。（《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 年）

即便暫且不論非指人的“一量名”，也並非所有指人的“一量名”都能補出其“前件成分”。例如，例（33）中，“一個失望的女人”作為“把”字句中“把”的賓語，獲得定指解讀。然而，其前並不能出現專名（33a）或人稱代詞（33b）。

(33) a. 你不要把（* 瑪麗）一個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b. 你不要把（* 她）一個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改寫自杉村博文 2002: 21，例（9a））

其二，這一分析會過度生成一些不合法的句子。換言之，並非所有“一量名”都能藉由此機制獲得定指解讀。如例（34）所示，此時“人稱代詞 / 專名 + 一量名”結構中的人稱代詞 / 專名不能省略。

(34) a. 林尚沃簡單地帶了些酒菜，去了金正喜居住的房間。湊巧的是，房間裡只有 *（金正喜）一個人。（崔仁浩《商道》）

b. 明天開工這句話，恐怕屠維岳就辦不到呢！工人們恨死了他！……現在全廠的工人就只反對 *（他）一個人，恨死了他！（茅盾《子夜》）

以上語言事實表明，“一量名”的定指解讀並不能單純歸因於省略機制。

4.2. “會話含義”說

同前人文獻一致，冉晨（2024）認為“一量$_{個體}$名”具有不定指屬性，因此難以用於普通回指。在此基礎上，她進一步主張：出現在內涵凸顯型以及數量凸顯型回指中的“一量$_{個體}$名”，其實仍然是不定指。冉晨認為，只有普通回指以及部分內涵凸顯型回指才真正表達定指；至於其餘的內涵凸顯型回指（如“一量$_{個體}$名”或動詞後賓語位置的“數（> 1）量名”）以及數量凸顯型回指，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回指，但並不真正構成定指，其回指效果來源於會話含義。

首先，為了維繫文獻中普遍認為“一量名”帶有不定指語義屬性的觀點，冉晨主張，即便用於語用型回指，“一量$_{個體}$名”仍不構成定指，其回指確立方式僅是一種會話含義。對此，我們認為至少存在兩方面問題。

其一，若“一量$_{個體}$名”的語用型回指僅僅是會話含義，那麼理論上應當可以被取消。然而，實際上這種回指關係並不可取消。如例（35）所示，“一個前景看好的企業”只能指稱“原安徽省淮南蓄電池總廠”，該回指關係無法被撤銷。

(35) 原安徽省淮南蓄電池總廠是一個盈利企業，廠長劉玉振不擇手段，大肆貪污，侵吞公款 44 萬元，把一個前景看好的企業蛀成“空殼”，虧損 637 萬元。# 他所貪污的這一企業正是原四川省成都蓄電池總廠。（改寫自冉晨 2024: 66，例（25））

其二，這一主張給現代漢語的指稱系統製造了一個理論開口：不定指形式也可以通過會話含義實現語用型回指。那麼一個自然的追問便是：為何僅具有不定指解讀的形式不能以同樣方式用於語用型回指？如例（36）所示，“有 + 數量名”不能用於語用型回指。

(36) a. 你推着愛密跟巴布坐雪車！——（* 有）一個人推兩個，真能幹！
b.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來寫。”她臉上兩片紅暈。（* 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女人會如此羞憤，她的一對兒女馬上掉開臉，不敢看她。
（改寫自冉晨 2024: 61, 62，例（7）、（10））

此外，冉晨（2024）檢驗“數量名”短語是否表達定指的一個重要測試，是考察其能否處於全稱量化詞“都”的語義管轄範圍之內（基於 Huang et al. 2009: 319）。她認為，所有的數量凸顯型回指語均不屬於定指，原因在於此類“數量名”無法與“都”共現。其推理為：“數量名表定指時凸顯的是‘囊括性’，可受全稱量化詞‘都’管轄”；而“數量凸顯型回指的數量名用以強調數量本身或凸顯數量多或少，無法與‘囊括性’在數量名短語中同時實現，這種語義矛盾主要體現在不能與表囊括性的全稱量化詞‘都’兼容”（冉晨 2024: 65）。

例如，冉晨指出，例（37）中若使用“都”，句子表示的是“每個人都吃了兩鍋飯”，此時“三個人”僅僅是普通回指，並不凸顯數量。然而，當“三個人”用來強調人數與“兩鍋飯”之間的數量對比時，則無法與“都”共現。由此可見，作為數量凸顯型回指語的“三個人”並不具備語法上的定指性，仍然為不定指。

(37) 他們一定是餓瘋了，三個人（都）吃了兩鍋飯。（冉晨 2024: 65）

然而，事實上，“都”既不是“數量名”表定指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其必要條件。因此，不能僅僅因為數量凸顯型回指語不與“都”共現，就否認其定指性。具體而言，如例（38）所示，即便“有”引出的是不定指的“數量名”，它仍然可以與“都”共現。這說明“都”不是“數量名”表定指的充分條件。

(38) a. 中超第二輪就像時令春意濃濃的氣候，生機旺盛，場面精彩，有幾場比賽都上演了進球大戰，讓球迷大呼過癮。（《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b. 共青團員黃珍秀見到黨支部書記帶頭跳下水去，也跟着跳了下去，結果二十個人有十五人都下了水。（《人民日報》1960 年）

更進一步，表定指的“數量名”並不必然要求“都”的出現。如例（39a）所示，“幾條狗”為定指解讀，但“都”可以不出現。此外，在某些語境下，“都”甚至無法出現，如例（39b–c）。這些事實共同表明，“都”並不是“數量名”表定指的必要條件。

(39) a. 他養了一隻貓和幾條狗，貓又肥又大，幾條狗卻（都）瘦得皮包骨。（陳平 2016: 12）
b. 五姐妹婚後（* 都）天各一方。（吳義誠 2018: 502）
c.（語境：我在咖啡廳看到張三在喝美式，李四在喝拿鐵。）我剛才在咖啡廳看到張三和李四了。兩個人（* 都）喝了美式和拿鐵。

例（37）在強調“三個人”與“兩鍋飯”之間的數量對比時之所以不能加“都”，是因為“都”會引入分配性解讀，與語境中要求的集合性解讀相衝突。例（39b–c）同

理：在（39b）中，謂詞“天各一方”只有集合解讀，因此與“都”的分配性語義相衝突；在（39c）中，語境要求“兩個人”作為整體對應於兩種飲品的集合性關係——張三和李四分別喝不同的咖啡，而非每人都同時喝美式和拿鐵。若加入“都”，就會產生錯誤的分配性解讀。

由此可見，這些“不與‘都’共現”的現象，其根源在於“都”帶來的分配性與語境所要求的集合性解讀相矛盾，並不能據此否認相關“數量名”短語的定指性。

5. 結語

現代漢語“一量名”短語可以表示定指嗎？現有文獻所給出的答案普遍是否定的。本文主張，“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屬性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與“數（> 1）量名”短語在定指表現上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之間的競爭關係。該競爭受“DP 最小化”原則的制約。

同時，該分析方案也成功預測，當“一量”具有額外使用目的時，“一量名”能夠獲得定指解讀，包括：（i）數詞“一”作為焦點激活選項；（ii）使用集合量詞、量詞重疊或對量詞進行修飾；（iii）“一量”凸顯名詞修飾語或名詞自身的內涵。

本文分析也引發了兩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其一，現代漢語中光桿名詞、“數量名”、指示短語、“名詞 + 們”等不同類型的名詞短語形式，在不同定指語境中的使用偏好，是否可以在競爭機制的框架下獲得統一解釋？其二，跨語言來看，量詞型語言中“一量名”與“數（> 1）量名”在定指表現上的差異，是否也能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得到統一說明？這些問題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鳴謝

本研究獲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文科專項“漢語有定與無定成分的多視角研究”（2025THZWJC32）資助。在本文的撰寫與修改過程中，承蒙導師劉明明老師悉心指導並提出寶貴建議，亦蒙匿名評審專家惠賜中肯意見，謹致謝忱。文中若有疏漏，均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白鴿。2014。“一量名”兼表定指與類指現象初探。語言教學與研究 4。61–69。Ge Bai. 2014. “Yiliangming” jian biao dingzhi yu leizhi xianxiang chuta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4. 61–69.

陳黎。2012。現代漢語中名詞成分的定指性與句法位置關係的篇章考察。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Li Chen. 2012. *Xiandai Hanyu zhong mingci chengfen de dingzhixing yu jufa weizhi guanxi de pianzhang kaocha*. Beijing: Beiji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陳平。1987。釋漢語中與名詞性成分相關的四組概念。中國語文 2。81–92。Ping Chen. 1987. Shi Hanyu zhong yu mingcixing chengfen xiangguan de sizu gainian. *Zhongguo Yuwen* 2. 81–92.

陳平。2016。漢語定指範疇和語法化問題。當代修辭學 4。1–13。Ping Chen. 2016. Hanyu dingzhi fanchou he yufahua wenti. *Dangdai Xiucixue* 4. 1–13.

樊長榮。2007。漢英有定性制約機制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Changrong Fan. 2007. *Hanying youdingxing zhiyue jizhi yanjiu*. Wuhan: Huazhong Kej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樊長榮。2014。慣常類非現實句中 NP 的有定性特點。語言研究 34(3)。20–27。Changrong Fan. 2014. Guanchanglei feixianshiju zhong NP de youdingxing tedian. *Yuyan Yanjiu* 34(3). 20–27.

付義琴、趙家棟。2012。賓語前數量詞隱現的篇章分析。華文教學與研究 47(3)。66–71。Yiqin Fu & Jiadong Zhao. 2012. Binyu qian shuliangci yinxian de pianzhang fenxi. *Huawen Jiaoxue yu Yanjiu* 47(3). 66–71.

郭繼懋。1999。再談量詞重疊形式的語法意義。漢語學習 4。6–9。Jimao Guo. 1999. Zaitan liangci chongdie xingshi de yufa yiyi. *Hanyu Xuexi* 4. 6–9.

李文浩。2010。量詞重疊與構式的互動。世界漢語教學 24(3)。354–362。Wenhao Li. 2010. Liangci chongdie yu goushi de hudong. *Shijie Hanyu Jiaoxue* 24(3). 354–362.

劉丹青。2002。漢語類指成分的語義屬性和句法屬性。中國語文 5。411–422, 478–479。Danqing Liu. 2002. Hanyu leizhi chengfen de yuyi shuxing he jufa shuxing. *Zhongguo Yuwen* 5. 411–422, 478–479.

劉明明。2023。從“*wh-* 都”看疑問代詞的任指用法。世界漢語教學 37(2)。222–235。Mingming Liu. 2023. Cong “*wh-dou*” kan yiwen daici de renzhi yongfa. *Shijie Hanyu Jiaoxue* 37(2). 222–235.

龍果夫。1958。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鄭祖慶（譯）。北京：科學出版社。Alexander Dragunov. 1958.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rans. by Zuqing Zheng.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陸儉明。1988。現代漢語中數量詞的作用。見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和探索 4，172–18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Jianming Lu. 1988. Xiandai Hanyu zhong shuliangci de zuoyong.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4, 172–186.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陸爍。2009。“一量名”主語的指稱情況研究。見邵敬敏、谷曉恒（主編），漢語語法研究的新拓展（四）：21 世紀第四屆現代漢語語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432–4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Shuo Lu. 2009. “Yi liang ming” zhuyu de zhicheng qingkuang yanjiu. In Jingmin Shao, Xiaoheng Gu et al. (eds.), *Hanyu Yufa Yanjiu de Xintuozhan*, 4: *21 Shiji Disi Jie Xiandai Hanyu Yufa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432–450.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呂叔湘。1990。個字的應用範圍，附論單位詞前一字的脫落。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145–179。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90. Ge zi de yingyong fanwei, fulun danweici qian yi zi de tuoluo. In *Hanyu Yufa Lunwenji*, zengding ben, 145–179.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冉晨。2024。現代漢語中數量名回指語的指稱性質與回指確認方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1。59–68。Chen Ran. 2024. Xiandai Hanyu zhong shu liang ming huizhiyu de zhicheng xingzhi yu huizhi queren fang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59–68.

杉村博文。2002。論現代漢語“把”字句“把”的賓語帶量詞“個”。世界漢語教學 59(1)。18–27。Hirofumi Sugimura. 2002. Lun xiandai Hanyu “ba”zi ju “ba” de bingyu dai liangci “ge”. *Shijie Hanyu Jiaoxue* 59(1). 18–27.

沈家煊。1995。“有界”與“無界”。中國語文 5。367–380。Jiaxuan Shen. 1995. “You jie” yu “wu jie”. *Zhongguo Yuwen* 5. 367–380.

沈園。2005。漢語光桿名詞詞組語義及語用特點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Yuan Shen. 2005. *Hanyu guanggan mingci cizu yuyi ji yuyong tedian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宋玉柱。1981。關於量詞重迭的語法意義。見現代漢語語法論集。126–13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Yuzhu Song. 1981. Guanyu liangci chongdie de yufa yiyi. In *Xiandai Hanyu Yufa Lunji*, 126–13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唐翠菊。2002。話語中漢語名詞短語的形式與意義及相關問題。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Cuiju Tang. 2002. *Huayu zhong Hanyu mingci duanyu de xingshi yu yiyi ji xiangguan wenti*.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紅旗。2001。指稱論。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Hongqi Wang. 2001. *Zhicheng lun*. Tianjin: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紅旗。2014。漢語主語、賓語的有定與無定。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五十輯）。73–95。Hongqi Wang. 2014. Hanyu zhuyu, binyu de youding yu wuding.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ed.), *Yuyanxue Luncong*, diwushi ji. 73–95.

王紅旗。2021。“有定”“無定”與指稱的功能概念的關係。語文研究 4。1–7。Hongqi Wang. 2021. “Youding” “wuding” yu zhicheng de gongneng gainian de guanxi. *Yuwen Yanjiu* 4. 1–7.

王紅旗、程妍超。2025。敘事文中“數量名”短語引入話題功能強於光桿名詞的原因。世界漢語教學。39(1)。9–22。Hongqi Wang & Yanchao Cheng. 2025. Xushiwen zhong “shu liang ming” duanyu yinru huati gongneng qiangyu guanggan mingci de yuanyin. *Shijie Hanyu Jiaoxue* 39(1). 9–22.

王羽熙、儲澤祥。2017。“一量名”結構的指稱功能。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4(4)。124–128。Yuxi Wang & Zexiang Chu. 2017. “Yi liang ming” jiegou de zhicheng gongneng. *Hube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4(4). 124–128.

吳義誠。2018。語法性與語用性——漢語名詞短語作有定解讀的實質。當代語言學 20(4)。497–515。Yicheng Wu. 2018. Yufaxing yu yuyongxing: Hanyu mingci duanyu zuo youding jiedu de shizhi. *Dangdai Yuyanxue* 20(4). 497–515.

熊嶺。2013。現代漢語名詞短語的意義功能層級及其與有定性的關係。漢語學習 2。104–112。Ling Xiong. 2013. Xiandai Hanyu mingci duanyu de yiyi gongneng cengji ji qi yu youdingxing de guanxi. *Hanyu Xuexi* 2. 104–112.

熊嶺。2016。漢語定指關係從句定指機制及定指度。漢語學習 1。21–29。Ling Xiong. 2016. Hanyu dingzhi guanxi congju dingzhi jizhi ji dingzhidu. *Hanyu Xuexi* 1. 21–29.

張伯江、李珍明。2002。“是 NP”和“是（一）個 NP”。世界漢語教學 61(3)。59–69, 3。Bojiang Zhang & Zhenming Li. 2002. “Shi NP” he “shi (yi)ge NP”. *Shijie Hanyu Jiaoxue* 61(3). 59–69, 3.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Abbott, Barbara. 2010. *Re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hn, Dorothy. 2025. Definite expressions with and without deixis. In Nikolas Webster, Yağmur Kiper, Richard Wang & Sichen Larry Lyu (eds.), *Proceedings of the 41st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1–17.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Bremmers, David, Jianan Liu, Martijn van der Klis & Bert Le Bruyn. 2021. Translation mining: Definiteness across languages (A reply to Jenks 2018). *Linguistic Inquiry* 53(4). 735–752.

Cardinaletti, Anna & Michal Starke. 1999. The typology of structural deficiency: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classes of pronouns. In Henk C. van Riemsdijk (ed.), *Clitic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145–23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en, Ping. 2003. Indefinite determiner introducing definite referent: A special use of "*yi* 'one' + classifier" in Chinese. *Lingua* 113(12). 1169–1184.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Chierchia, Gennaro, Danny Fox & Benjamin Spector. 2012. Scalar implicature as a grammatical phenomenon. In Claudia Maienborn, Klaus von Heusinger &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 3, 2297–2331.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Chierchia, Gennaro & Hsiu-Chen Liao. 2015. Where do Chinese *wh*-items fit? In Luis Alonso-Ovalle & Paula Menéndez-Benito (eds.), *Epistemic indefinites: Exploring modality beyond the verbal domain*, 30–5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Dayal, Veneeta. 2004. Number marking and (in)definiteness in kind term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7(4). 393–450.

Dayal, Veneeta. 2011. Bare noun phrases. In Klaus von Heusinger, Claudia Maienborn &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 2, 1088–1109.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Dayal, Veneeta. 2014. Bangla plural classifi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1). 47–87.

Dayal, Veneeta & Li Julie Jiang. 2023. The puzzle of anaphoric bare nouns in Mandarin: A counterpoint to *Index!*. *Linguistic Inquiry* 54(1). 147–167.

Donnellan, Keith S. 1966.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Philosophical Review* 75(3). 281–304.

Fox, Danny. 2007. Free choice and the theory of scalar implicatures. In Uli Sauerland & Penka Stateva (eds.), *Presupposition and implicature in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71–12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Frege, Gottlob. 1892. Über Sinn und Bedeutung.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00(1). 25–50. Translated by Max Black as "On sense and reference". In Peter Geach & Max Black (eds.). 1952.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56–78. Oxford: Blackwell.

Heim, Irene & Angelika Kratzer.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onin, Tania & Ora Matushansky. 2006. The composition of complex cardinals. *Journal of Semantics* 23(4). 315–360.

Jenks, Peter. 2018. Articulated definiteness without articles. *Linguistic Inquiry* 49(3). 501–536.

Jiang, Li Julie. 2012. *Nominal argumen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Jiang, Li Julie. 2017. Mandarin associative plural *-men* and NPs with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191–256.

Jiang, Yan, Haihua Pan & Chong-li Zou. 1997. On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noun phrases. In Liejiong Xu (ed.),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3–24.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s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Katzir, Roni. 2011. Morphosemantic mismatches, structural economy, and licensing. *Linguistic Inquiry* 42. 45–82.

Lewis, Karen S. 2022. Descriptions, pronouns, and uniquenes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5(3). 559–617.

Li, Wendan. 2000.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numeral-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8). 1113–1133.

Löbner, Sebastian. 1985. Definites. *Journal of Semantics* 4(4). 279–326.

Magri, Giorgio. 2009. A theory of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based on blind mandatory scalar implicatur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7(3). 245–297.

Magri, Giorgio. 2011. Another argument for embedded scalar implicatures based on oddness in downward entailing environment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4(6). 1–51.

Magri, Giorgio. 2016. Two puzzles raised by oddness in conjunct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33(1). 1–17.

Magri, Giorgio. 2017. Blindness, short-sightedness, and Hirschberg's contextually-ordered alternatives: A reply to Schlenker (2012). In Salvatore Pistoia-Reda & Filippo Domaneschi (eds.), *Linguistic and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on implicatures and presuppositions*, 9–5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Nguyen, Tuong Hung. 2004. *The structure of the Vietnamese noun phrase*. Boston, MA: Bos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Patel-Grosz, Pritty & Patrick G. Grosz. 2017. Revisiting pronominal typology. *Linguistic Inquiry* 48(2). 259–297.

Phan, Trang & Gennaro Chierchia. 2022. Identifying (in)definiteness in the Vietnamese noun phrase.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5(2). 27–49.

Phan, Trang & Quang Dong Lam. 2021. Decomposing definiteness in Vietnamese. *Journal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4(1). 1–18.

Pistoia-Reda, Salvatore. 2017. Contextual blindness in implicature compu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5(2). 109–124.

Rooth, Mats.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 75–116.

Saha, Ankana, Yağmur Sağ, Jian Cui & Kathryn Davidson. 2024. Anaphoric demonstratives in Mandarin. In Yao Zhang, Fengyue Lisa Zhao, Youngdong Cho & Yifan Wu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13–232. New York: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Schlenker, Philippe. 2005. Minimize restrictors! (Notes on definite descriptions, Condition C and epithets). In Emar Maier, Corien Bary & Janneke Huitink (eds.),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9, 385–416.

Schwarz, Florian. 2009. *Two types of definites in natural languag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issertation.

Schwarz, Florian. 2013. Two kinds of definites cross-linguisticall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7(10). 534–559.

Simpson, Andrew & Zoe Wu. 2022. Constraint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aphoric definiteness in Mandarin Chinese: A reassessment. In Andrew Simpson (ed.), *New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heoretical syntax: Studies in honor of Yen-Hui Audrey Li*, 301–33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trawson, Peter F. 1950. On referring. *Mind* 59(235). 320–344.

Sun, Chaofen. 1988.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6(2). 298–322.

Trinh, Tue. 2011. Nominal reference in two classifier languages. In Ingo Reich, Eva Horch & Dennis Pauly (eds.),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15, 629–644.

Tsai, Wei-Tien Dylan. 1999. On lexical courtes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39–73.

Yang, Rong. 2001. *Common nouns, classifiers, and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Definite *yi* 'one'-CL-NP Phrases in Mandarin

Rong He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widely assumed that *yi* 'one'-CL-NP phrases in Mandarin are consistently interpreted as indefinite, whereas numeral phrases with numbers greater than one can receive definite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at assumption, arguing instead that Mandarin numeral phrases do not intrinsically encode distinct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observed contrast in definiteness between *yi*-CL-NP and num(>1)-CL-NP phrases, as well as the apparent restrictions on the anaphoric use of *yi*-CL-NP, are best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ir competition with bare nouns. Adopting the principle *Minimize DP!* (Patel-Grosz & Grosz 2017),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hen a *yi*-CL-NP phrase and a bare noun denote the same entity, and no independent factor licenses the former, the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simpler bare noun is obligatorily preferred in definite contexts.

Keywords

yi-CL-NP, num-CL-NP, bare noun, definiteness, *Minimize DP!*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清華大學 外文系
電郵地址：herong0530@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0月2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9月2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0月1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12月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